



扫描二维码下载“掌上宝鸡”，
查看更多精彩！

新丝路的文学重镇 大关中的人文担当

名家

MING JIA



安武林：儿童文学作家、诗人、评论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出版《安武林文集》等200余种个人专著，曾获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张天翼童话金奖、陈伯吹儿童文学奖、冰心儿童文学奖、文化部蒲公英儿童文学奖等。部分作品被翻译成美国、俄罗斯、埃及、斯里兰卡、摩洛哥等国家。

宝鸡地区岐山县的面皮，就像臊子面一样，那是很正宗、很地道的。陕西别的地方虽然也有面皮，但那毕竟有一点“杂牌军”的感觉。我是山西人，尤其是运城人，几乎和陕西就是一河之隔，打心眼里看不上陕西的那个面皮，乃至陕西的面食。山西面食，那是天下第一呀。这种自大的心理，是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的，几乎不能用好坏来界定。它渗透在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最初的时候，我不仅看不上陕西的面皮，而且相当抵制。

我是山西人，我太太是河南人，女儿虽然在陕西出生，但她算是个山西人。记得大学毕业那一年，我们在校园里办理行李托运时，我一次又一次咨询“陕西蔡家坡”这个地址，铁路托运的人知道这地儿不？是不是还有更详细的地址？比如说哪个县的。蔡家坡是一个镇呀，从济南办托运，能行吗？不去不知道，去了吓一跳，这个蔡家坡小镇比一个县城还要名气大，工业重镇，实力太雄厚了。我与太太结婚，女儿降生，还有我从抵制到爱上面皮，都是在这个地方发生的。

我工作的地方叫麦李西沟，是个典型的大三线企业。生活区和生产区的区分不是那么明显。小摊小店，从沟

面皮的味道

◎安武林

口一直延伸到生产区的中心。每天清晨，我都会发现一道奇异的风景线，工人们都喜欢吃面皮。一碗苞谷糝、一个烧饼、一碗面皮，几乎是每个人早餐的标配。红彤彤的油辣子，就像热气腾腾的生活，又像红似火的青春。瞧瞧人们的嘴唇，真是像涂了口红一样，红得耀眼，红得发亮。那种幸福感、满足感，令我诧异万分。我大惑不解，不就是个面皮嘛？面皮不是用面做的吗？至于吗，比吃肉还要香一样的感觉，私下里，总是在心里暗暗发笑，这笑带有几分嘲讽的意味。

一个周日，我和太太去吃早餐。太太说：“给你也来一份面皮？”我脖子一梗、眉头一皱，断然拒绝：“不吃！”太太很生气的样子，这个气憋得由来已久。她觉得我不能融入当地的生活，粗暴地抵制面皮实在让她无法忍受。我想了想，我这个大山西的身段应该往低里放，毕竟，家庭冷战的滋味是不好受的。我说：“好吧，一碗面皮、一个烧饼、一碗苞谷糝！”哎哟，这一吃，我震惊了。果然美味，我被征服了。红油辣子，是当地一绝，它和四川、重庆、湖南的辣子不一样。看起来红得吓人，似乎辣得要命，其实不然，它像是弓箭的箭头被稍稍磨秃一点，那种尖锐的感觉被去掉了。像岐山的臊子面、面皮，没有辣子那是绝对不行的。而且，面皮里面放的醋，也必须是当地酿的醋。

面皮滑溜、柔软、筋道、香辣酸，辅之以烧饼，烤得黄澄澄的烧饼，刚出炉的最佳，这面皮和烧饼一起入肚，感觉甚妙，很有点阴阳虚实表里的和谐之感。如果面皮是白天，烧饼就是黑夜，这种完美的结合，既有养生之功效，又有深厚的文化积淀。也难怪，饮食是一种文化。民以食为天，没错的，是个人都得吃饭，这是生命得以延续的基本保证。苞谷糝喝下去，舒服和惬意的感觉不亚于如沐春风。面皮和烧饼的美味，需要苞谷糝的搅拌、稀释、流转，它就像一条河流一样，把面皮和烧饼的美味以及营养送达肠胃的角角落落。阳光普照，普天同庆，万里河山，一望无际的草原……所有的宏大叙事所能使用的词汇，尽管在这里使用好了，没有不恰当的，没有不妥帖的。

大三线的工厂，看起来像是远离尘世，但它却是一个独立的王国。一切都能自给自足。上班下班，几千人，蜂

拥而至，犹如洪水倾泻。但这些小小的饭店，许多都是开在生产区里面的，以家庭为单元。他们只卖早餐，面皮、苞谷糝、烧饼。工人一进厂区大门，便找地方吃早餐。有一天，厂长给我们三个秘书布置了一项特殊的工作：去查查吃早餐的。我们三个人一出办公楼，都相视而笑，太有意思了。按理说，这项工作应该是劳动人事部门的事儿，但厂长让我们去办这叫领导临时指派的工作，也说得过去。只是查吃早点的事儿实在令人好笑。我们的笑，便是一种内涵极其丰富的语言。这不是听笑话，而是在创造笑话，更高级的笑。哪个单位的人，哪个单位的中层干部，在上班时间吃早餐？查吧！

出了办公楼，就是发动机分厂。过了发动机分厂，是一条小小的河。在靠近发动机分厂的一侧，就有几个卖早餐的。我们走进去，发现有一两个工人在吃早餐，他们吃得很快，很显然，也是急着去上班。其实，一进厂区就应该上班了，只不过还没有抵达自己的工位而已。我们三个眼睛对视，假装看不见。车间工人的脾气，那都是火爆脾气，你若问他是哪个单位的，他准会把眼睛一瞪，咆哮着回应你：你管我是哪个单位的！接下来的动态故事，任何人都可以通过想象完成。但有一点是铁定的事实，三个厂长的大秘书，都不如车间的班组长有震慑力。所以，县官不如现管这句话具有普遍的实用性，它说明我们普通人都是很务实的人。

小饭店没有人了，老张问：“你们吃早餐了吗？”我们三个人心领神会，一起哈哈大笑。来吧，趁着无人，我们三个人各点了一个烧饼、一碗苞谷糝、一碗面皮。这家早餐店，平常也是我们三个常来的地方。我们的共同感觉是：这家的面皮比别家的面皮好吃，正宗。我们三个正埋头苦干，突然听见耳边一声响亮的喊声：“哎哟，三个厂长大秘书都在这里呀！”我们惊愕地抬起头，哈，原来是楼上组织部的老王，他也来吃面皮了。得，不能扎堆了，赶紧撤吧。我们的大秘（也是我们的副科长）在组织部老王的耳边悄悄说了几句什么，老

王说：“谢谢啊，我马上去去车间调研！”

大秘给厂长怎么汇报的，我们不得而知。但过了那一段风声，我们还是继续去那家店吃面皮。

面皮好吃，好吃在地道、正宗上面吧。但怎样才算地道，怎样才算正宗，恐怕也很难说出个所以然来。我们普通的消费者，只能根据个人的口感来判断了。好吃，满意，舒适，我们就可以给盖个合格的戳儿。其实，用二分法最好解释和判断。手艺的高低好坏，决定面皮的好吃与否。食材的优劣，决定面皮的地道正宗与否。大千世界无论多么丰富，或者说多么复杂，只要用二分法那么一分，瞧，世界如此简单明了。不就是白天和黑夜嘛？不就是不幸和幸福嘛？话虽如此，但有些问题还是无法归类的。

因为天长地久，我渐渐喜欢上了面皮。东北有拉皮，四川也有面皮，但吃来吃去，还是觉得宝鸡的面皮好吃。陕西的面皮品尝过不少，但真正好吃的还是岐山面皮。哦，对了，蔡家坡是岐山县下面的一个镇。唐僧师徒三人取经从这里的渭河经过，五丈原下三国的风云从这里飘过，而一部《封神演义》也是从这里徐徐打开的……

过年了，下单的面皮到了，裹挟着青春的往事也来了。也许，这面皮是用历史和文化酿成的，吃一口，禁不住热泪盈眶，酸酸的、辣辣的、香香的青春往事哟……

（肖像作者：陈亮）



三秦诗坛

凤翔泥塑，泥土绽放的幸福花

◎梅一梵

取一筐沉淀在故乡皱褶深处的老泥
魂牵梦萦的老泥
温驯缠绵的老泥
蕴含着岁月芬芳的老泥
用粗犷细腻的掌纹
巧夺天工的匠心
碾压、塑造、翻坯
线描、彩绘、上光
中国传统文化的根系
民间故事的花叶
红的明艳夸张，奇异热烈
绿的翠色欲流，喜上眉梢

从石刻和年画中走来
从剪纸和刺绣中走来
从美术和歌舞中走来
从前进和奋发中走来
从汗水和泪水中走来
从吉祥和幸福中走来

你看那神采飘逸的八仙过海
你看那横刀立马的三国英雄
你看那鬃影衣香的红楼梦
你看那妇孺皆知的西游记
你看那清雅高洁的莲花
你看那多子多福的石榴
你看那艳丽多姿的海棠
你看那雍容华贵的牡丹

你看那
吉祥如意瑞兽
朴拙萌萌的娃娃
招财进宝的马勺
粉墨登场的脸谱
更有古灵精怪的十二生肖
把瑰丽浪漫思想和智慧
薪火相传
更有走上央视舞台的凤尾鸡和旺财狗
让西府人奋发向上的精神
熠熠生辉

你看那，立狮、蹲狮、端头狮
歪头狮、露牙狮、卡通狮
东方醒狮，龙吟狮吼
你看那，黄牛、金牛、卧牛、斗牛
犟牛、孺子牛、秦川牛，牛气冲天
你看那，山羊、绵羊、羚羊、黄羊
岩羊、领头羊、喜羊羊
三阳开泰，洋洋得意
你看那，蹲虎、立虎、坐虎、挂虎
上山虎、乖乖虎
龙腾虎跃，虎虎生威
你看那
凤翔六营村
四季平安的虎
高达11米的，龙盘虎踞
花好月圆，国色天香的虎

吼一声秦腔
怒目圆瞪的鼎
在苍茫茫的关中平原
用古老的仪式
拓印原始神秘的胎记和图腾

吟一曲民谣
骑马的秦琼，拔剑的钟馗
摇一船胖胖的邮票出长安
用周秦的花，汉唐的花
把八百里秦人的祝福
洒向彩凤高翔的人间

一棵树的悼念

◎冯积岐

的、圆圆的一圈，仿佛一个巨人盘腿而坐。站在十几里以外的岐山大塬上，远眺我们村里的松树，它的光芒像箭一样穿透薄纱般的雾岚，越过一个又一个村庄，其形象依旧清晰、明朗，一点儿不模糊，一点儿不暧昧。无论近看远眺，它都是坚定、坚毅的，给我们村远行而归的人信心和信念。

这棵白皮松是岐山县的景致之一，也是我们村里的标志。没有人测算过它的树龄，我小时候，村里的老人就说它是千年松。我们村属于先周墓群区，也许，它的根基就扎在先周。我曾经在小说中多次描述过这棵白皮松，将它想象成一棵能开口说话的人树。我也曾虚构过，我的祖母为保护这棵松树而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而事实是：抗日战争前后，国民党陆军学校第七分校在距离我们村三里路的周公庙开办，因为军饷不足，军校的官兵常常偷偷地去附近的村子里拆庙伐树。他们几次到我们村，试图伐掉这棵白皮松卖钱，但最终没有。也许，他们畏惧它的高大，畏惧它历

经千年沧桑的古老。松树逃过一劫，活到了现在。

小时候，祖母常常牵着我的手在树下捡拾松子和脱落的松树皮。树皮或像飞鸟，或像牛像马，或像山像石，这些树皮很有形象感。我的童年有记忆的不少日子烙印在松树下的青草地上，站在树下，可以听见，松涛声如吟似唱、如歌似诉，郁郁葱葱的松针间仿佛向下滴落绿色的汁液，绿了我和祖母，也绿了我的心灵，我的心中仿佛是一片绿草地。

我们村里的老人一茬又一茬白了头发胡须，老去了，下世了，我在松树的注目走过了童年、青年和中年，开始变老。可是，那棵白皮松却依然神采奕奕、翠绿如初，它似乎和衰老无关。

就在前几年，松树突然衰老了，树皮大片地脱落，松针枯黄了，落掉了，不再续长，树干光秃了，由雪白变为灰白，由灰白变为黑色。那黑色的枝丫贴在蔚蓝色的天幕上，如伸出去的手臂，在呼喊。老远看，白皮

松像一幅水墨画悬挂在天地间，有悲壮的美感。

我们村里的人为了悼念这棵树，为它立了碑，刻写了碑文。我回到故乡，站立在松树前，回想起它当年的雄壮、英武，心中未免有一种悲伤感：这么顽强的松树，它历经了无数次的雪虐风蚀，怎么说死就死了？既然有生命，就有死亡，凡是生命，都难逃这一定律。白皮松死了，可是，它依旧那么伟岸、那么刚直，不屈不挠，守在村口，被村里的人们记在心里。这才是一棵树的真正价值。



冯积岐：岐山人，曾任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现居西安。1983年开始发表小说，先后在《人民文学》《当代》等发表中短篇小说250多部（篇），出版长篇小说《沉默的季节》《逃离》《村子》《凤鸣岐山》等15部，并出版8卷本长篇小说文集。曾获柳青文学奖等多个奖项。

这棵树守在我们村子的村口。这是一棵白皮松，它的树身雪白雪白，如同皎洁的月光，恬静、安详；树身三人合抱不住，高大、伟岸；树冠犹如一把撑开的巨伞，落地的树荫厚厚